

文化图式视角下《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民俗英译研究

肖晴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要

民俗文化是莫言文学世界的“文化之根”，但由于文化差异，其翻译往往面临巨大的认知挑战。本研究以文化图式理论为框架，分析了葛浩文对《天堂蒜薹之歌》的翻译。通过将275个民俗元素归纳为三种：图式重叠、图式冲突和图式缺失，本文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中介”的角色。研究发现，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葛浩文在直译与意译之间进行动态调整，并采用音译、音译加注的方法以弥补不同文化之间的民俗认知差距，在追求小说可读性和读者接受度中不断寻求平衡。

关键词

文化图式理论, 民俗翻译, 翻译方法, 译者主体性

A Study of Folklore Translation in *The Garlic Balla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

Qing Xi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0, 2026; accepted: May 13,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Folklore is the cultural root of Mo Yan's literary world, yet its translation often faces immense cognitive challenges due to cultural disparities. Using Cultural Schema Theory as a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ses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elements in *The Garlic Ballads*. By categorizing 275

folklore elements into three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 overlap, cultural schema conflict, and cultural schema defaul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translator's role as a translation mediator.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Goldblatt dynamically adjusts his translation methods between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He also employs transliter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with annotation to bridge the cognitive gaps in folklore across different folklore culture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he continuously seeks a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the novel's readability and ensuring reader acceptability.

Keywords

Cultural Schema Theory, Folklor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文学翻译已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理解与互动的重要媒介。其中，乡土小说的翻译在向世界推介作品中蕴含的丰富地域文化和民族特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小说翻译研究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由于乡土小说通常具有口语化语言、浓郁的地域色彩以及对民俗习俗的细腻描写，其翻译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文化元素的再现。周领顺将乡土语言视为乡土文学的核心载体，认为研究其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至关重要[1]。然而，乡土文学中的文化呈现不仅限于语言，还体现在民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社会背景中。钟敬文将民俗文化定义为由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涵盖四大类别：语言民俗、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2]，如图 1 所示。民俗文化的翻译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必须忠实再现民俗传统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必须确保译文在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框架内具有可读性与可理解性。因此，乡土文学的翻译既是一个语言转换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传递过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是乡土小说的经典之作。该小说以苍山县蒜农抗议事件为背景，采用生动的民俗描写和现实主义叙事风格，探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底层阶级的挣扎。小说融入了大量的民俗元素，强化了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标识，同时也为翻译带来了巨大挑战。文化图式理论作为图式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为分析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及其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理论框架。刘明东探讨了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并指出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必然涉及图式的转换。文化图式理论强调激活译者与读者的预存文化图式，并根据翻译需求进行调整，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3]。鉴于《天堂蒜薹之歌》中含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该理论可作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翻译指南，确保乡土文学的文化特征在译文中得到保留与传达。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用文化图式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天堂蒜薹之歌》中民俗表达的英译方法，探索译者在跨文化语境下如何处理原文的文化图式与情感内涵，以实现中国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播，旨在为乡土小说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路径提供新见解。

2. 文化图式理论

翻译从根本上说是将一种文化图式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图式。在此过程中，译者激活相关图式以解码

源语文本，并以能够激活目标读者现有图式或帮助其构建新图式的形式对信息进行重新编码。尽管文化差异带来了挑战，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图式是具有可译性的。西方学者米勒认为，在嵌入不同文化的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是可行的[4]，而国内学者刘明东则对文化图式的可译性提供了系统性的解释[5]。根据刘明东的观点，这种可译性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化的普遍性提供了可译性。作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文化拥有共同的基础经验和认知模式。尽管存在差异，但不同社会的文化图式展现出内在的相似性，使得相互理解成为可能。其次，文化的社会可获得性保证了可译性。文化是社会习得的而非生物遗传的，这意味着个体可以通过互动和接触来学习并内化陌生的文化图式。第三，文化的包容性与杂合性进一步促进了可译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日益频繁，文化的交流使得此前陌生的图式逐渐进入目标文化的认知范畴。基于这一基础，刘明东总结了文化图式可译性的三个关键前提：源语文化图式必须是可解释的，译者必须能够准确传达该图式，且重构后的图式必须为目标读者所接受。在民俗翻译中，这一过程涉及对文化密集型图式的解码，并以使目标读者能够构建相应认知结构的方式进行重编码。因此，民俗翻译由解码与重编码组成，包含文化图式激活、调整与传递的持续过程。其中，图式调整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译者在此过程中不断发挥主体性，作用于不同文化图式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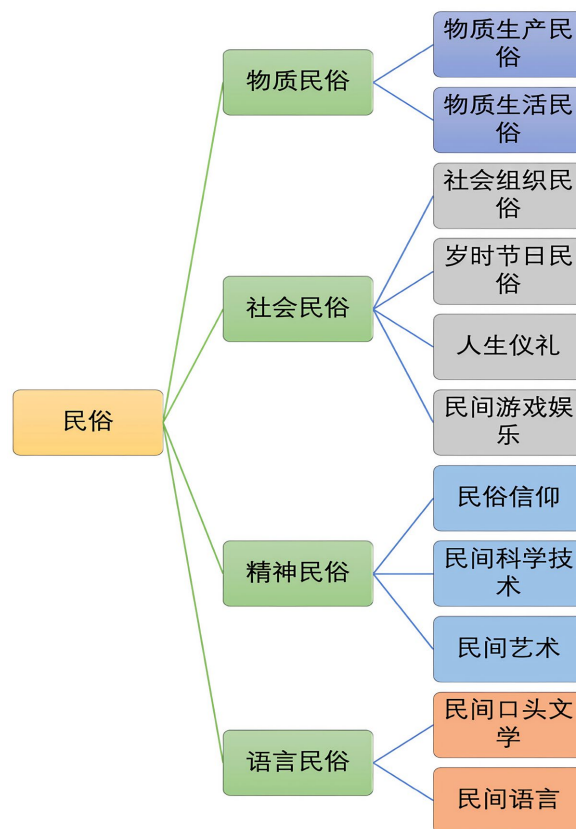


Figure 1. Folklore classification by Zhong Jingwen
图 1. 钟敬文的民俗分类

在民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源语与目标语文化图式之间的对应关系直接决定了翻译的认知难度与策略选择。根据源语与目标语的文化图式匹配程度，本研究将《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民俗元素归纳为三种基本情形：文化图式重叠、文化图式冲突以及文化图式缺失，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不同的空间。

在重叠状态下，译者主要通过图式保留实现认知的自然对接；在冲突状态下，译者需警惕认知偏见带来的误读，通过干预手段调整读者的心理表征，而在最为复杂的缺失状态下，译者则必须通过图式更新，为读者重塑或构建全新的文化知识框架，以促进民俗元素的有效传播。本研究基于这三种图式分类，对民俗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以揭示葛浩文在不同文化图式情形下采取何种翻译方法。

3. 莫言及其译作研究

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凭借其对乡土生活的深刻介入和批判性书写，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标志性人物。学界普遍认为，翻译是其带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叙事文本进入外国文学系统并获得国际认可的决定性机制。作为莫言的首席译者，葛浩文先后翻译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及《天堂蒜薹之歌》等代表作，其翻译实践已成为国内翻译界的研究热点。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社会学视角下，学者们强调了葛浩文在莫言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推介作用。邵霞[6]指出，葛浩文通过灵活的策略在传递文化特异性与重构叙事场景之间取得了平衡，曹顺庆[7]则认为恰当的语言改编是中国文学在海外获得接受的关键，均高度肯定了葛浩文在中西文学传统间的文化中介作用。

第二，在语言与文体视角下，研究者聚焦于葛浩文微观层面的翻译选择。根据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研究表明，葛浩文在忠实原文与目标语的可读性、接受度之间寻求平衡，兼具准确性与创造性。周领顺[1]通过探讨其对乡土方言的处理，认为葛浩文在交际接受与保留地方色彩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

第三，从认知与过程视角来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译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文军[8]探讨了葛浩文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剖析了其翻译决策机制。Goldblatt[9]在与乔纳森·斯托林的对谈中也多次强调平衡“忠实”与“创造”的必要性。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葛浩文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者，而是通过主动协商来平衡文化保留与读者接受度的能动主体。

《天堂蒜薹之歌》因其丰富的农村生活描写和密集的民俗元素，被视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翻译的典型案例。现有针对该小说英译本的研究主要涵盖理论探讨与语言特征分析两大板块。首先，在理论探讨方面，学者们将意识形态、认知语言学及翻译诗学等引入研究框架。学者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角度分析了译本的“改写”现象及其受到的外部制约，或是运用认知转喻理论考察了原文局部元素的扩展与重新诠释。其次，在语言与文体特征方面，鉴于小说大量使用民谣、方言、习语和象声词，研究者重点关注了中英语言文化差异的处理。研究者从翻译诗学视角探讨了民谣翻译中的诗意保留、节奏与文化意象处理，以及聚焦文中出现的大量文化负载词和象声词，指出葛浩文倾向于优先保障读者的可理解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误读。

总体而言，前人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莫言叙事风格及葛浩文翻译策略的认知，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孤立的翻译现象或表层策略分析，缺乏对民俗翻译背后深层认知机制的系统性探讨；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在跨文化中介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仍有待深入挖掘。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填补《天堂蒜薹之歌》民俗翻译研究的上述空白。通过考察译者的主观中介作用，本文力求揭示译者如何发挥其主观中介作用，对中国民俗元素进行认知解码与二次编码。

4. 数据收集与分类

4.1.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过程通过对中英双语版本的细致研读与文本比对展开。首先，对中文原著进行详尽阅读，重点标注含有民俗文化色彩的元素。为确保准确性，所有纳入研究的项目均根据钟敬文的民俗分类法进行逐条记录。随后，在葛浩文的英译本中定位并对齐相应的译文。这一步骤不仅能够识别特定的民俗文

化元素，还能观察到译者在跨越文化交际过程中采用的翻译方法。

4.2. 数据分类

根据钟敬文的民俗分类体系，本研究共识别出 275 个民俗实例，并将其归纳为四大主要类型：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各类型的分布情况由图 2 直观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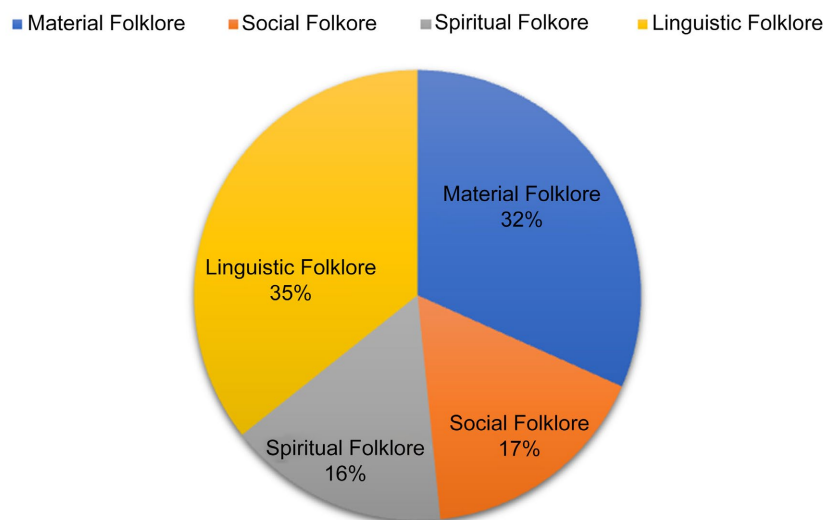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folklore categories in *The Garlic Ballads*

图 2.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民俗分布

如图所示，民俗数据的分布明显向语言民俗和物质民俗倾斜，两者合计占总数的 67%。以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深入挖掘本土、原始且乡土的元素，以寻找中华民族身份的本质。正如莫言所述，这种“根”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植根于民俗土壤和农民的日常话语之中。

具体来看，小说中语言民俗占比最大，共有 98 项，占总数的 35%。这一高频分布表明小说充满了地方话语、习语表达和农村口头传统。这些元素生动地捕捉了高密东北乡的日常交流模式和文化世界观，体现了莫言叙事对“口头表达即时性”的依赖。物质民俗是第二大类别，共有 87 例，占比 32%。该类别涵盖了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器物，涉及衣、住、行、食等方面，尤其是“蒜薹”本身。物质元素的显著地位突显了小说对农村生存状态的写实描绘。社会民俗涵盖习俗、节日、亲属关系及社会交往，共有 46 项，占 17%。这些元素代表了村庄底层的社会结构和群体纽带，为小说角色的经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背景。精神民俗共有 44 例，占 16%。尽管在数量上略少，但这些元素承载着巨大的分量，体现了村民的道德价值、宗教情感和宇宙观。

总的来说，民俗分布的整体情况表明《天堂蒜薹之歌》呈现了一幅全景式中国北方农村的民俗文化图卷。这四类民俗的翻译在不同的文化图式种类下面临着不同境况，对译者的主体性调节过程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民俗翻译

对于译者而言，翻译民俗元素并非简单的语言替换，而是要发挥好作为植根于文化异同背景下的图式调节者的功用。本研究共识别出 275 例民俗项，其中，文化图式重叠 62 例(占 23%)，文化图式冲突 43 例(占 16%)，文化图式缺损 170 例(占 61%)，这表明译者葛浩文经常面临源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巨大的民

俗认知差距,需要他发挥高度的主体性。为分析三种特定图式状态下的民俗元素,本部分以熊兵[10]建立的层级框架为基础,将翻译方法作为主要分析视角,以确保研究的针对性与严谨性。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本研究旨在揭示译者主体性如何跨越中国乡土性与西方读者认知世界之间的认知鸿沟。

5.1. 文化图式重叠中的翻译

文化根植于人们长期社会实践中特殊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能拥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基础,即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图式。因此,译者处理此类案例相对容易。在这些实例中,葛浩文充当了“共鸣促进者”,利用共享图式来降低目标读者的认知成本。根据本研究收集和分类的数据,译者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些重叠部分:直译和意译。

5.1.1. 直译

当源语文本中的民俗意象足以激活目标读者大脑中相应的图式而不引起困惑时,使用直译。在翻译中,葛浩文采用此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意象的生动性和潜在的民俗内涵。直译对于普世的人类经验或共享的农业符号尤为有效,在不阻碍理解的前提下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

Example 1:

SL: 结巴警察嘻嘻地笑起来,呲出两颗亮晶晶的小虎牙:“他——他还敢跑。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TL: The policeman grinned, revealing two shiny incisors. “D-did you hear that? H-he says he’ll take off! 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是深植于中国民间话语的语言民俗,传达了尽管有人可能暂时逃避责任,但不可能完全逃脱的主旨。从文化角度看,虽然和尚与庙宇的具体图式源自中国语境,但其底层逻辑是普世的认知图式。在这种情况下,直译法保留了中国俗语的民俗质感,而无需创建新图式,因为隐喻的意图在英语中是透明直观的。

5.1.2. 意译

Example 2:

SL: 高金角说:“少数服从多数,四婶,您就拿出来吧!”

TL: “Majority rules,” Gao Jinjiao declared. “You’d better bring it out, Fourth Aunt.”

“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社会民俗是中国社会话语中无处不在的行为准则。尽管东西方制度内涵不同,但集体决策的基本逻辑是所有社会中共有的认知结构。译文“Majority rules”代表了目标读者接受度很高的概念,并激活了几乎与中文原文相同的对应图式。因此,葛浩文通过优先考虑功能传递性展示了其主体性。并采用了意译,通过选择英语语境中最常用、最能产生共鸣的习语,以最小的民俗成本维持了文化效果和认知冲击。

5.2. 文化图式冲突中的翻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导致了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从而产生图式冲突。此类图式占数据的15.63%,实例最少。与重叠不同,冲突情况在民俗存在意义、价值或功能实践上的深层差异时出现。本节分析重点在于译者为弥合这些文化冲突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揭示了葛浩文在源文忠实度与译文可理解性之间的主动调节作用。

5.2.1. 直译

尽管文化图式冲突为跨文化交际设置了障碍,但当上下文语境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让读者调整预期时,

译者仍会采用直译法来保留原始的民俗意象。通过直接转换源语意象，葛浩文试图向目标读者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认知框架，从而保留了中国农村民俗环境的真实内涵。

Example 3:

SL: 后来，金菊把那张决定了她的命运的**婚约**拿给高马看。

TL: Jinju showed Gao Ma the fateful **wedding contract**.

“婚约”一词在中国农村社会带有浓厚的社会民俗内涵，通常代表一种嵌入父母权威和社区认可的家族协商婚配安排。然而，“wedding contract”虽在词汇层面准确，却触发了目标读者不同的文化图式。在英语中，“contract”往往诱发法律关联而非亲缘安排。西方婚姻传统通常强调个人选择而非家族中介的契约。葛浩文通过选择直译对应词，主体性地弥合了这一民俗差距，确保目标读者能够理解在这种语境下，婚姻并非随意地结合，而是正式承认且具有约束力的承诺。直译法保留了原文表达中蕴含的婚姻约束和社会责任。

5.2.2. 意译

当源语与目标图式之间的概念冲突过于显著时，直译可能会导致目标读者的认知失调或误解。因此，译者往往优先考虑交际功能而非形式对等，采用意译使民俗元素归化。葛浩文利用此方法使文本符合西方认知习惯，确保即使在文化意象改变时，民俗的叙事内涵性质也能得以保留。

Example 4:

SL: “那你就打算嫁个**半老头子气管炎**？”

TL: “Does that mean you’d rather marry a **dying old man**?” “I’m afraid.” By now she was weeping. “Mother says she’ll take poison if I don’t.”

语言民俗“半老头子气管炎”的字面意义是“患有支气管炎的老年男子”，在中国乡土话语中，这也是一种用于形容年迈体衰男性的口语表达。在中国农村社会，慢性呼吸道疾病往往是年老体弱者的典型特征，因此该词会立即激活一个“衰老病弱的老人”的认知图式，暗示其绝非年轻女孩的良配。然而，在西方文化图式中，该短语仅代表一种具体的医学诊断结果，而不具备社会贬损的意味。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舍弃了具体的疾病名称，提取了该词的功能本质，将其译为“dying”。基于对叙事效果的考量，译者优先保障了文本的可读性与内涵对等，而未强求保留字面的民俗隐喻。这一处理方式确保了目标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以及这桩婚事令人绝望的本质。

5.3. 文化图式缺失中的翻译

5.3.1. 直译

在文化图式缺损的情境下，葛浩文偶尔采用直译法来引入独特民俗元素的结构形式。这种方法紧贴原著的语言形式，并对原始民俗意象进行了异化(Foreignizing)处理。通过选择直译，译者在主体性驱动下直接呈现异质意象，优先保留源语文本的生动性与文化真实性。这要求目标读者借助语境线索构建新的认知图式，进而理解特定的中国民俗。

Example 5:

SL: “七十三，六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今年的新麦子我八成是吃不上啦！”

TL: “**Seventy-three and sixty-four, the critical years. If the King of the Underworld doesn’t come get you, you go on your own.** There’s little chance I’ll be around to eat any of this year’s millet crop.”

这段中国民谚反映了一种传统信仰，即 73 岁和 64 岁是生命中尤为危险的门槛，此时灵魂最易走向死亡。在中国文化图式中，这些数字不仅是数学概念，更是与孔子、孟子等圣贤去世年龄相关的预兆。然而，在西方认知系统中，这些数字并不具备关于死亡的内在象征共鸣或关联。在译文中，葛浩文保留了数字参考和死亡意象，体现了他对异质文化保留的强烈倾向。然而，考虑到目标读者可能会因这些随机提及的年龄而感到困惑，从而产生彻底的图式缺失，葛浩文主观地添加“the critical years”这一短语，向读者解释这些特定年龄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关键年份。

5.3.2. 意译

对于葛浩文而言，图式缺失情况下意译的选择是为了防止认知超负荷。确保西方读者依然可及叙事重心。

Example 6:

SL: 把三男三女像拴蚂蚱一样拴在一起，编织成了一个连环套。这倒霉的换亲!

TL: Stringing three boys and three girls together like so many locusts, a chain with six links, a tawdry way to create new families.

社会民俗“换亲”是指中国农村传统的婚姻习俗，贫困家庭通过交换子女结婚来规避昂贵的彩礼。在西方文化中，婚姻图式主要建立在浪漫和法律个人主义基础上，因此呈现出完全的文化图式缺失。因此，葛浩文利用释义，聚焦于民俗本质，表达了叙述者的厌恶和这种安排的倒霉性质。选词有效地传达了尊严的丧失和这种做法的交易冷漠感，确保了其社会批判和束缚感的内涵意义得以保留。

5.3.3. 音译

在源文民俗意象在目标文化中完全空白的情况下，译者经常采用音译。虽然这最初可能导致图式空位，但它有效地维护了源文的文化异质性。

Example 7:

SL: 哥说：“人家说往白酒里滴上点‘敌敌畏’，那酒就有一股茅台酒的香味。”

TL: “They say a little DDT makes it taste like real Maotai.”

“茅台”是中国享有长期文化声望的名酒，“敌敌畏”则是中国农村广为人知的剧毒农药。在中文语境中，这两者代表了奢侈与剧毒的极端两极，创造了一种讽刺意象。由于这两者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译者保留了音译形式“Maotai”，维持了民俗风味。同时将“敌敌畏”意译为全球公认的危险农药“DDT”。这种方法组合使读者在不丢失具体民俗的情况下理解了社会批判。

5.3.4. 音译加注

音译加注法旨在兼顾源语文化的语音保留与解释性加注。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认知障碍，音译通常与解释性说明相结合。在这种情形下，译者既确保了民俗的完全保留，使目标读者的文化视野得以逐步拓展，同时通过解释避免目标语读者产生民俗文化的困惑。

Example 8:

SL: 他搓着胸脯上的灰泥，听到新生的婴儿在炕上啼哭。

TL: He heard the cry of his newborn baby on the kang, a brick platform that served as the family's bed, and thought he heard his wife mumble something.

在本例中，原文使用了“炕”，这是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特有的物质民俗。它不仅仅是一张床，更是一

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取暖砖台，体现了数百年来对寒冷气候的适应。由于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炕”的概念，该对象代表了典型的文化图式缺损。考虑到这一点，译者采用了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首先保留拼音以维护其文化独特性，随后提供简短解释以向目标读者阐明其功能。这种翻译方法使得中国北方独特的物质民俗能够跨越语言边界进行传播，在不丢失其文化身份的同时，有效拓展了读者的文化视野，并维持了叙事的功能性理解。

总之，从翻译方法本身来看，研究揭示了几种总体的趋势：意译在三种图式中应用最广，突出了译者优先考虑目标读者可及性和叙事流畅性的意图；直译次之，是保持文化真实性和形式特征的重要工具。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俗翻译的基础。相比之下，音译及音译加注则策略性地用于图式缺失案例，在弥合不可译的文化鸿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6. 总结

本研究从文化图式理论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民俗翻译，重点探讨了译者葛浩文如何将具有鲜明民俗特色的元素转化为英语。主要研究发现总结如下：

首先，民俗元素的分布揭示了源语语境与目标语语境之间显著的文化差异。分析显示，小说中的民俗语料广泛分布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四大类别。当这些元素与目标语文化的认知框架相对接时，会触发三种不同的认知状态：文化图式重叠、文化图式冲突和文化图式缺损。这四类民俗在三种文化图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比例，凸显了将深植于特定民俗内涵的意义转移至另一文化图式系统的复杂性。

其次，定量与定性分析表明葛浩文采用了一系列极具策略性的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是跨越所有图式类型的两种核心方法。然而，在面对民俗认知缺失时，译者的方法选择显著增加。在图式重叠和冲突的情境下，葛浩文主要依赖意译和直译来促进语义的平稳转换，传达民俗内涵并避免文化误读。而在文化图式缺损的情况下，译者采用了最为广泛的方法，除了直译和意译之外，还采用了包括纯音译、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这种方法上的灵活性反映了译者在保留文化独特感与照顾目标读者可读性之间所做的权衡。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明了民俗翻译远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涉及不同文化图式之间复杂的协调与谈判。葛浩文的翻译展现了一种极具连贯性且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即在保留民俗真实性的同时，使其适应国际读者的文化视野。这不仅为莫言作品的全球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土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 [1] 周领顺. 翻译批评操作性的译者行为批评解析[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2): 121-129.
- [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3] 刘明东. 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J]. 外语教学, 2002, 23(6): 55-58.
- [4] Miller, N.A. and Kroll, J.F. (2002) Stroop Effects in Bilingual Translation. *Memory & Cognition*, 30, 614-628. <https://doi.org/10.3758/bf03194963>
- [5] 刘明东. 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 中国翻译, 2003, 24(2): 30-33.
- [6] 邵霞, 马会娟. 中国乡土小说中的文学方言英译与接受研究——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英译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2): 74-82.
- [7] 曹顺庆, 王苗苗.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0): 124-128.
- [8] 文军, 王小川, 赖甜. 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 外语教学, 2007, 28(6): 78-80.

- [9] Goldblatt, H. (2014) How Can Chinese Literature Reach a World Audience? *Chinese Arts & Letters*, **1**, 93-101.
- [10]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 35(3): 82-88.